

八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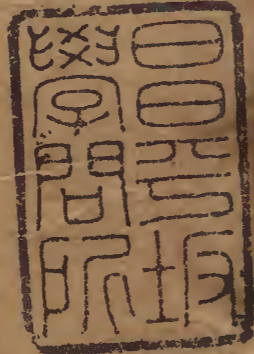
昌黎文集  
卷之四

原論  
辯解  
議說  
頌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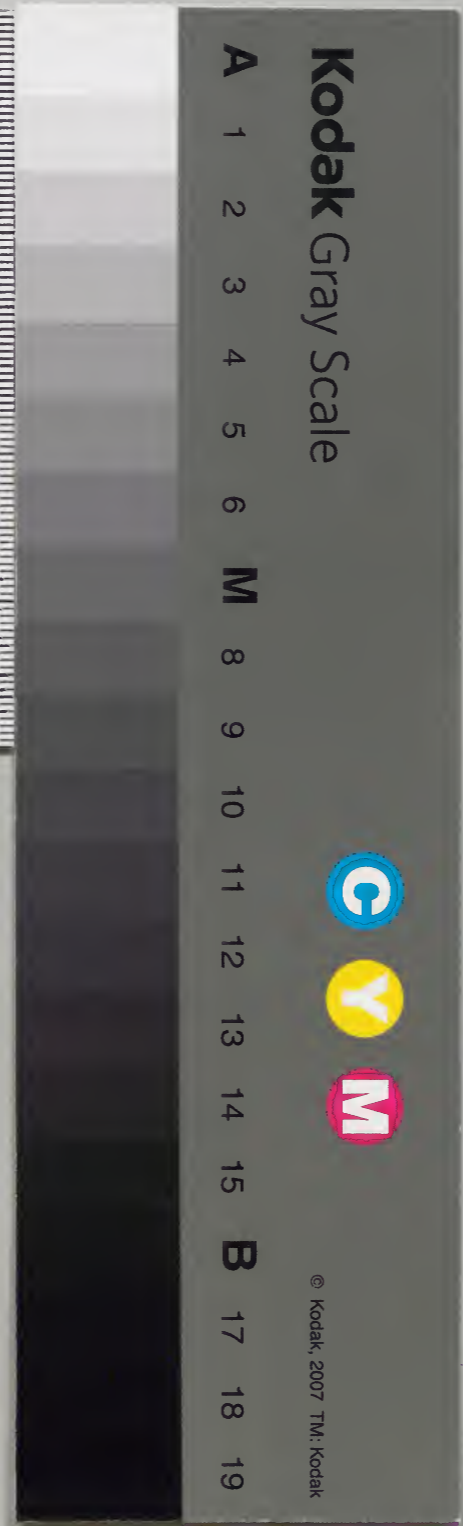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五	四	七	三
五	五	四	七	三
五	五	四	七	三

類	號	冊	函	架
五	五	四	七	三
五	五	四	七	三
五	五	四	七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 5)
函號	360 64



五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九

淺草文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原論議

原道

闕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肩一承六腹一尾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論語注疏  
卷之四  
五論德之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  
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失人坐井而觀天曰天句小者非是  
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  
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  
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  
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  
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

前後六段皆  
古今相比並  
不覺復若宋  
人如此便排  
門矣

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乎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翻、兩段作彼屬老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  
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  
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  
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  
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

卷之四  
九

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

三改緊接上  
省古之字文  
字錯綜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

句長短變化

轉得便故無疾

友覆作波瀾

以感嘆鑽文  
更察四生色

四段突入帝  
王代古之字

正警神源者  
無數語具章  
力天縱

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又突入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孔子代古之  
字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忽斷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少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反覆再應前  
面作尾

之謂德其句、長短妙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復說  
 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  
 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  
 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  
 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

道字包德字  
故曰原道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完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  
 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  
 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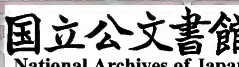
退之一生闕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  
 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  
 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

性之旨孟氏没而周程始能言之昌黎原不見得特按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然於天命之原已隔一二層矣

原性

性之旨孟氏没而周程始能言之昌黎原不見得特按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然於天命之原已隔一二層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  
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亾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亾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

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  
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  
憂旣生也傅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  
瞽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



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  
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收一洗發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  
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  
移也曰今之轉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  
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之  
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鬯骨裏  
文之至者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  
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  
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  
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

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

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

為是者有本有原○要之○根忌之謂也。忌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上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昌黎不明性命之原故原人篇殊無見解姑錄而存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

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  
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  
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  
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昌黎原鬼亦揣摩影響之言易曰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  
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  
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  
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  
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  
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

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公未必知顏子之學特以其省試之文也

存之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

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  
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  
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  
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  
猶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

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亦不恭之於外考之於聖人  
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  
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  
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  
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  
短命今也則亾謂其不能與已竝立於至聖之域觀  
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  
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  
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孟



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爭臣論

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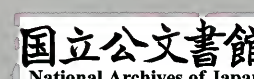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句作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

三卦抑之  
上易勝而不  
以貴辭

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右道之士固

不言不去非  
時仕陽子益  
無辭矣

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



自此轉方波  
亦亦塞後路

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  
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  
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  
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  
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王  
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  
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  
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

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  
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  
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  
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  
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  
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

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

三受三且字皆進一步

私應第四問  
就作掉尾應  
起處分毫不  
礙此極文家  
此手處

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有此句來據才有收拾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此文非韓之佳者特以公所應試文也錄而存之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  
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  
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  
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  
未爵命者以寒賁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  
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

一轉入才  
行議論

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資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

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盥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

○轉○又○幹○人○

結得道健峻  
保

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  
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  
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况不如其舊哉考  
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壽其名而求其實  
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  
理矣

改葬服議

昌黎文本經術處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  
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  
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  
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  
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  
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  
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

解經即明辨

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孔叢子抗志篇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

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記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



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  
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及爲之重  
服歟應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  
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  
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  
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  
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  
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  
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割文子則

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  
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  
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  
服也

愚竊以總以三月服之常也而改葬之總不  
必三月也何當云改葬而除覆墓後則不必  
更服矣

禘祫議

韓公平生爲文奇奇怪怪獨於議典禮處文詞甚醇雅此議與改葬服議竝可稱名儒之文當與漢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沫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  
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  
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  
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  
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  
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  
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  
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  
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

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  
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  
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  
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  
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  
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  
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  
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

公羊傳定公  
九年九月立  
煬官非禮也

按史記三代  
世表契稷皆  
山白黃帝

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  
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  
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  
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  
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  
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  
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  
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  
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  
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  
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  
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  
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嫌名避生一  
邱作波瀾奇

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  
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藍之類是也今  
質父名晉肅質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  
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  
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

自周公作詩  
至此凡十事  
變作八樣句  
法極錯落辨  
証

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  
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  
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收、拾、符、意、極、辨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  
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

亦其愈博愈  
深而愈不窮

韓文 卷十  
周○公○孔○子○曾○參○乃○此○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  
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  
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辨難只因三段中時有  
遊兵點綴便足迷人

進學解

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  
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  
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已最得體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  
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

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  
 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一、生、大、旨、故、庶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  
 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同經、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  
 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政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  
 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  
 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  
 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  
 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詩之典、為杗細木為  
 桷榑欂侏儒椳闐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奇說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  
 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維進巧  
 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  
 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  
 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  
 世，冷語不盡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  
 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  
 且月費俸錢，歲縻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

徒安坐而食，踵當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  
 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  
 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叀，計班  
 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取疵，是所謂詰  
 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冒陽引年，欲進其  
 豨苓也。

獲麟解

文凡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轉轡愈變  
化而愈勁厲此奇兵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  
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  
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  
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  
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

轉上何等變化

不詳

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sup>祥</sup>在乎<sup>從不可知中</sup>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唐荆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擇言解

其思深其調逸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問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雜說

雜說四首竝變幻奇詭不可端倪

凡六節轉振

龍嘘氣成雲凡雲固弗靈於龍也凡然龍乘是氣凡蒸洋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

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凡若龍之靈

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

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

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以紀綱為活  
天下之脉名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  
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  
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  
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  
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  
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觀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  
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  
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  
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  
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感、觀、悲、旋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子產之識遠故不毀鄉校退之之思深故爲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旣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



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  
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  
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伯夷頌

昔人稱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  
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史遷本傳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翠乎泰山不足為高巍

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亾，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然微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荆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

張中丞傳後敘

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今書畫家亦有効人而得其解者此正見其無不可處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

竊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先了他事却  
辨其誣

洗發瘴快人  
骨骸全是子  
長神解處

以警辨之了  
不及本事

以上專為世  
之謬遠者於  
而直之以下  
縱非人張然  
並論本末  
當時必有謂  
二公當六之  
大都而守之

韓文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反解遠誠畏死何苦守人守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主滅遠見舊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  
忽在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  
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韓文

卷一

十六

不啻官賂賜  
小邑以自困  
者  
兩人之功至  
今不泯以數  
言為之辨案  
也  
以下南齊雲  
凡乞救城陷  
二毀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亾○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檀○強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  
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  
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

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雲○未○應○巡○呼○雲○曰○南○人○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嵩案或傳嵩有田在毫宋  
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  
藉云

讀荀子

昌黎病荀不醇而未引孔子一轉却安頓自

家方好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併景生序

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

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續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  
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公襲不同復  
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  
在於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  
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  
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  
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如是哉余以為辨生於未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  
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而亦不謂之士哉

用不足為孔墨而亦不謂之士哉

用不足為孔墨而亦不謂之士哉

用不足為孔墨而亦不謂之士哉

用不足為孔墨而亦不謂之士哉

用不足為孔墨而亦不謂之士哉

用不足為孔墨而亦不謂之士哉

用不足為孔墨而亦不謂之士哉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

為船載糗輿糗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

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

備載糗糗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

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

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

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歛嘍嚶毛髮盡竦竦肩束頸疑

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

子在孩提見得終固守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

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

子遷南荒熱燂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

朝藿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言寫悲憤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

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艱臭香糗

糗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

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

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夫

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換手覆羹轉喉觸

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

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

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

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

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

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

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

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

翻將許多好處作不好說其實見得自家所守者堅以此而窮

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  
跳跟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  
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  
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  
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此易一辰是羊皮糖飲於肥甘慕彼糠  
糜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  
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  
船延之上座

釋言

篇中憂讒始則述傳與者之言再則托已之  
自爲解三則不能無憂四則又自爲解五則  
又入李翰林之竝相未復自爲解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  
始進見今相國鄭公針線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  
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  
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  
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

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  
 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  
 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  
 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  
 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  
 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  
 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  
 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

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迫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  
 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  
 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  
 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  
 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  
 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  
 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  
 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  
 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

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之從劉向災  
與討事

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三轉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四轉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

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  
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  
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貓相乳

以事之小者而議論關係大體

司徒非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  
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啾啾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  
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  
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夫貓人畜  
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非平王牧  
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  
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

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  
 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愈時獲幸於非平  
 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  
 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  
 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  
 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敘之為貓相乳  
 說云

守戒

通篇極論正意只收一句作結是一體却自  
 過秦論來其文平直通顯反近蘇氏亦非公  
 本色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  
 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  
 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窬窬  
 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  
 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



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然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掉上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懸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禽獸穿窬

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文 卷十 三十一

對禹問  
通篇以客形主相為發明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  
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  
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  
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  
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  
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

對禹問

通篇以客形主相為發明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

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

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

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

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

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

此先立正論  
下設為辨

韓文

卷十

三十一

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憂後世曰禹之慮也  
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  
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  
第三段才極意於主而其議論奇絕痛快  
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  
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  
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  
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  
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  
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

客作博尾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  
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  
從而為之辭

通解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於

天下許由爲之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  
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  
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故  
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  
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  
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  
夷哀天下之偷且以疆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  
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况其  
小者乎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  
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亾而  
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  
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  
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  
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  
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  
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嗚呼  
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  
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

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賤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行難

假行難以鳴已志文極奇詭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

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

此數句了陸公案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

拒之滿街愈嘗往問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

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

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

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

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倘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

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麤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